

卷第二百三十六 奢侈一

吳王夫差 漢武帝 丁媛 淋池 霍光妻 韓嫣 袁廣漢 霄游宮 沙棠舟 趙飛燕 郭況 後漢靈帝 石崇 王敦 魏高陽王 雍 元琛 隋煬帝 則天後 許敬宗 張易之 宗楚客 安樂公主 楊慎交 唐睿宗 玄宗 虢國夫人

吳王夫差

吳王夫差築姑蘇台，三年乃成。周環潔屈，橫互五里。崇飾土木，殫耗人力。宮妓千人，又別立春霄宮。為長夜飲，造千石酒盅。又作大池，池中造青龍舟，陳妓樂，日與西施為水戲。又於宮中作靈館館娃閣，銅鋪玉檻，宮之欄楯，皆珠玉飾之。（出《述異記》）

漢武帝

漢武帝時，身毒國獻連環羈，皆以白玉作之，瑪瑙石為勒，白光琉璃為鞍。在暗室中，常照十餘丈，如晝焉。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，竟加雕鏤。或一馬之飾直百金，皆以南海白蜃為珂，紫金為花，以飾其上，猶以不鳴為患。或加鈴鑼，飾以流蘇，走如鐘磬，動若飛幡。後得二師天馬，常以玫瑰石為鞍，鏤以金銀鑰石，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。後稍以熊羆皮為之，熊毛有綠光，皆長三尺者，直百金。卓王孫□□□□百餘雙，詔使獻二十枚。（出《西京雜記》）

丁媛 （明抄本「媛」作「緩」，下同）

長安巧工丁媛者，為恒滿燈，七龍五鳳，雜以芙蓉蓮藕之屬。又作臥褥香炉，又名被中香炉。本出房風，其法後絕，至媛始更為之。設機環，轉運四週，而炉體常平，可置之被褥，故取被褥以為名。又作九層山香炉，鏤刻為奇禽怪獸，窮諸靈異，皆能自然運動。又作七輪扇，其輪大皆徑尺，遞相連續，一人運之，滿堂皆寒凜焉。（出《西京雜記》）

淋池

漢昭帝元始之年，穿淋池，廣千步。中植分枝荷，一莖四葉。狀如駢蓋，日照則葉低蔭根，若葵之衛足也，名曰低光荷。實如玄珠，可以飾珮。花葉雜萎，芬芳之氣徹十餘里。食之令人口氣常香，益人肌理。宮人貴之，每遊宴出入，皆含咀，或剪以為衣，或折以蔽日，相為戲。《楚辭》謂折芰荷以為衣，意在斯也。又有倒生菱。莖如亂絲，一花十葉，根浮水上，實沉泥裡，沒如紫色，謂之紫泥菱。食之令人不老。時命水戲，遊宴永日。工人進一巨槽，帝曰：「枳楫鬆舟，嫌其重樸，況乎此槽，豈可得而乘也。」乃命文梓為舟，木蘭為柁。刻飛鸞翔鶴，飾其船首。隨風輕蕩，畢景忘歸，乃至通夜。使宮人為歌，歌曰：「商秋素景泛洪波，誰雲好手折芰荷。涼涼淒淒揭棹歌，雲光開曙月低河，萬歲為樂豈為多。」帝大悅，起游商台於池上。及乎末歲，諫者多。遂省遊蕩奢侈，堙毀台池，鸞舟荷菱，隨時廢滅。今台址無遺，池亦平焉。（出《拾遺錄》）

霍光妻

漢霍光妻遺淳於衍蒲桃錦二十匹，散花綾二十五匹。綾出鉅鹿陳寶光，妻傳其法。霍顯召入第，使作之。機用一百二十躡，六十日成一匹，直萬錢。又與越珠一斛，綠綾七百端，直錢百萬，黃金百兩。又為起第宅，奴婢不可勝數。衍猶怨薄曰：「吾為若何成功，而報我若是哉。」（出《西京雜記》）

韓嫣

韓嫣好彈，常以金為丸，一日所失者十餘。長安為之語曰：「苦饑寒，逐金丸。」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，輒隨逐之。望丸之所落，而競拾取焉。（出《西京雜記》）

袁廣漢

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鐘巨萬，家童八九百人。於北芒山下築園，東西四里，南北三里。引流注其內，構石為山，高十餘丈，連延數里。養白鸚鵡紫鴛鴦，旄牛青兔，（《西京雜記》三兔作兕。）奇禽怪獸，積委其間。移沙為洲嶼，激水為浪潮。其中育江鷗海鶴，孕雛產鷄，延漫林池。奇樹異草，靡不具植。屋徘徊重屬，間以修廊。行之移晷，不能遍也。袁廣漢後得罪誅，沒入官。其園鳥獸草木，皆移植於上苑中矣。（出《西京雜記》）

霄游宮

漢成帝好微行。於太液池旁起霄游宮，以漆為柱，鋪黑絳之幕，器服乘輿，皆尚黑色。悅於暗行，憎燈燭之照。宮中之美御，皆服皂衣。自班姬以下，咸帶玄綬。衣珮（明抄本「衣珮」作「翳被」）雖加錦繡，更以木蘭紗綉罩之。至霄游宮，方秉炬燭。宴幸既罷，靜鼓息罩，而步不揚塵。好夕出遊，造飛行殿方一丈，如今之輦。選期門羽林之士，負之以趨。帝於輦上坐，但覺耳中若聞風雷之聲。以其疾也，一名雲雷宮。所行之處，咸以氈絳藉地，惡車轍馬跡之喧也。雖惑於微行暝宴，民無勞怨。每乘輿返駕，以愛幸之姬，寶衣珍食。舍於道旁。國之窮老，皆呼萬歲。是以鴻嘉永始之間，國富家豐，兵戈長戟。故劉向、谷永竊言指諫，於是焚霄游、飛行之殿，罷宴逸之樂。所謂從繩則直，如轉丸焉。（出《拾遺錄》）

沙棠舟

漢成帝常以三秋暇日，與飛燕遊戲太液池。以沙棠為舟，貴其不沉也。以雲母飾於鸛首，一名雲舟。又刻大桐木為虬龍，雕飾如真象，以夾雲舟而行，以紫文桂為柁柁。每觀雲棹水，玩擲菱渠，則憂輕蕩以驚飛燕。命伎飛之士，乃以金鎖纜雲舟，使伎飛於水底引之。值輕風時至，飛燕殆以風飄搖，隨風入水。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，游倦乃返。飛燕後漸見疏，常怨恚曰：「以妾微，何時復預纓裾之游，漾雲舟於波上耶。」帝為之憮然。今液池中尚有成帝避風台、飛燕結裾處。（出《拾遺錄》）

趙飛燕

趙飛燕為皇后。其女弟昭儀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：「今日佳晨，貴姊懋膺洪冊。上貢（明抄本「貢」作「作」）燧」三十五條，以陳踴躍之至，金花紫綸帽、金花紫羅面衣、織成下裾、同心七寶釵、七寶綦履、玉環、五色文綬、鴛鴦褥、雲母屏風、琉璃屏風、雲母七寶扇、琥珀枕、龜文枕、金錯繡襦、琉璃瑪瑙盞、珊瑚玦、黃金步搖、金博山炉、七支燈、回風帟、時葉席、金蒲團、孔雀扇、五明扇、九華扇、同心梅、合枝李、三清木香、螺虸（出南中螺田。）、麝香、沉水香、九真黃、紫雲膏及被」（出《拾遺錄》）

記》)

郭況

漢郭況，光武皇后之弟也。累金數億，家童四百人。以金為器皿，鑄冶之聲，徹於都鄙。時人謂郭氏之室，不雨而雷，言鑄冶之聲盛也。於庭中起高閣，厝衡石於其上，以稱量。下有藏金窟，列武士衛之。錯雜寶以飾台榭，懸明珠於梁棟間。光彩射目，（「間光彩射目」五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）晝視如星，夜望如月。裡語曰：「洛陽多錢郭氏室，夜月晝星（「室夜月晝星」五字原空缺，據《拾遺記》六補。）富難匹。」其內寵者，皆以玉器盛食。故東京謂郭氏家為瓊廚金窟。況小心畏慎，雖居富勢，閉門優游，未曾干世，為一時所知也。（出《拾遺錄》）

後漢靈帝

靈帝初平三年，於西園起裸游館十間。彩綠苔以被階，引渠水以繞砌。周流澄沏，乘小舟以游漾。宮人乘之，選玉色輕體者以執篙楫，搖蕩於渠中。其水清淺，以盛暑之時。使舟覆沒，視宮人玉色。奏招商七言之歌，以來涼氣也。其歌曰：「涼風起兮日照梁，青荷晝偃葉夜舒。唯日不足樂有餘，清弦流管歌玉燭，千年萬歲喜難渝。」渠中植蓮大如蓋，枝長一丈，南國所獻也。其葉夜舒晝卷，一莖有四蓮叢生，名曰「夜舒荷」。亦言月出見葉舒，亦名「望舒荷」。帝乃盛夏避暑於裸游宮，長夜飲宴。帝歎曰：「使萬年如此，則為上仙矣。」宮人年二七以上，三六以下，皆靚妝而解上衣，或共裸浴。西域所獻茵墀香，煮為浴湯，宮人以之沐浴。浴畢，餘汁入渠，名曰流香渠。又欲內監為雞鳴，於館北起雞鳴堂，多畜雞。每醉樂，迷於天曉，內闈競作雞鳴，以亂真聲也。仍以炬燭投於殿下，帝乃驚寤。及董卓破京師，收其美人，焚其堂館。至魏咸熙中，於先帝投燭處，溟溟有光如星，後人以為神光。於此地建屋，名曰餘光祠，以祈福。至魏明之末，乃掃除焉。（出《王子年拾遺記》）

石崇

晉石崇與王愷爭豪。晉武帝，愷甥也，嘗以一珊瑚樹與愷，高二尺許，枝柯扶疏，世間罕比。愷以示崇。崇視訖，舉鐵如意擊碎之，應手丸裂。愷甚惋惜，又以為嫉己之寶，聲色方厲。崇曰：「不足恨，今還卿。」乃命左右，悉取珊瑚樹。有三尺，條乾絕俗，光彩溢目者六七枚。如愷比者甚眾。愷悵然自失。（出《世說》）

王敦

王敦初尚主，如廁，見漆箱盛乾棗。本以塞鼻，王謂上廁果，食至盡。既還，婢擎金盆貯水，琉璃碗盛澡豆。因倒置水中而飲之，群婢莫不掩口。（出《世說新書》）

魏高陽王雍

後魏高陽王雍居近清陽門外數里，御道西旁，洛中之甲第也。正光中，雍為丞相。給羽葆鼓吹，虎賁班劍百人。貴極人臣，富兼山海。居第匹於帝宮，白壁丹檻，窈窕連互，飛簷華宇，膠葛周通。僮僕六千，妓女五百。隋珠照日，羅綺從風。自漢晉以來，諸王奢侈，未之有也。出則鳴騶御道，文物成行，鏡吹響發，（「發」字原缺，據《洛陽伽藍記》補。）笳聲哀轉；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，而絲管迭奏，連宵盡日。竹林魚池，侔於禁苑。芳草如積，珍木連陰。及雍薨後，諸妓女悉令人道，或有出家者。美人徐月華善箏篴，能為明妃出塞之歌。聞者莫不動容。永安中，與衛（衛原作衛，據《伽藍記》改）將軍原士康為側室。士康宅亦近清陽外，徐鼓箏篴而歌，哀聲入云。行路聽者，俄而成市。徐常語士康云：「王有二美姬，一名修容，一名豔姿。並蛾眉皓齒，潔貌傾城。修容能為「綠水歌」，豔姿善為「逐鳳舞」。並愛傾後室，寵冠諸姬。」士康聞此，常令徐歌「綠水」、「文鳳」之曲焉。（出《伽藍記》）

元琛

後魏王侯外戚公王，擅（「擅」原作「阻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山海之富，居川林之饒。爭修園宅，互相誇競。崇門豐室，阿戶連房，飛館生風，重樓起霧。高台芳樹，家家而築。花林曲池，園園而有。莫不桃李夏綠，竹柏冬青。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，常與高陽爭衡。造文柏堂如徽音殿。置玉井金罐，以五色絲為繩。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，有婢朝雲善吹簫，能為團扇歌隴上聲。琛為秦州刺史，諸羌外叛，屢討之不降。琛令朝雲假為貧嫗，吹簫而乞。諸羌聞亡，悉皆流涕，迭相謂曰：「何為棄墳井，在山谷為寇耶？」相率歸降。秦民語曰：「快馬健兒，不如老嫗吹簫。」琛在秦中，多無政績。遣使向西域求名馬，遠至波斯國。得千里馬，號曰「追風赤」。次有七百里者十餘，皆有名字。以銀為槽，金為環鎖。諸王服其豪富。琛嘗語人云：「晉室石崇，乃是庶姓，猶能雞頭狐腋，畫卵雕薪。況我大魏天王，不為華侈。」造迎風館於後園。窗戶之上，列錢青瑣，玉鳳銜鈴，金龍吐旆。素索朱李，枝條入簷。妓女樓上坐而摘食。琛嘗會宗室，陳諸寶器。金瓶銀甕百餘口，甌擊盤合稱是。其餘酒器，有水晶鉢、瑪瑙琉璃碗、赤玉數數十枚。作工奇妙，中土所無，皆從西來。又陳女樂及諸名馬。復引諸王按行庫藏，錦罽珠璣，冰羅霧合，充積其內。琛謂章武王融曰：「不恨我不見石崇，恨石崇不見我。」融立性貪暴，志欲無厭。見之歎惋，不覺成疾。還家，臥三日不能起。江陽王繼來省疾，諭之曰：「卿之財產，應得抗衡，何為羨歎，以至於此？」融曰：「常謂高陽一人，寶貨多於融。誰知河間，瞻之在前。」繼曰：「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，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。」及爾朱氏亂後，王侯第宅，多題為寺宇。壽丘裡閭，列刹相望。祇洹鬱起，寶塔高壯。四月八日，京都士女，多至河間寺。觀其堂廡綺麗，無不歎息。以為蓬萊仙室，亦不是過也。（出《伽藍記》）

隋煬帝

煬帝巡狩北邊，作大行殿七寶帳。容數百人，飾以珍寶，光輝洞徹。引匈奴啟民可汗，宴會其中。可汗恍然，疑非人世之有。識者云：「大行殿者，不祥之兆也。是非王莽輕車之比。此實天心，非關人事也。」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又唐貞觀初，天下乂安，百姓富贍，公私少事。時屬除夜，太宗盛飾宮掖，明設燈燭，殿內諸房莫不綺麗。后妃嬪御皆盛衣服，金翠煥爛。設庭燎於階下，其明如晝。盛奏歌樂。乃延蕭後，與同觀之。樂闌，帝謂蕭曰：「朕施設孰與隋主。」蕭後笑而不答。固問之，後曰：「彼乃亡國之君，陛下開基之主，奢儉之事，固不同矣。」帝曰：「隋主何如？」後曰：「隋主享國十有餘年，妾常侍從。見其淫侈。隋主每當除夜，（至及歲夜。）殿前諸院，設火山數十，盡沉香木根也，每一山焚沉香數車。火光暗，則以甲煎沃之，燄起數丈。沉香甲煎之香，旁聞數十里。一夜之中，則用沉香二百餘乘，甲煎二百石。又殿內房中，不燃膏火，懸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，光比白日。又有明月寶夜光珠，大者六七寸，小者猶三寸。一珠之價，直數千萬。妾觀陛下所施，都無此物。殿前所焚，盡是柴木。殿內所燭，皆是膏油。但乍覺煙氣薰人，實未見其華麗。然亡國之事，亦願陛下遠之。太宗良入不言。口刺其奢，而心服其盛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則天後

則天造明堂。於頂上鑄鍊為鸞鷲，高二丈，以金飾之，軒軒若飛。數年，大風吹動，猶存其址。更鑄銅為大火珠，飾以黃金，煌煌耀日，今見存焉。又造天樞於定鼎門，並番客胡商聚錢百萬億所成。其高九十尺，下以鐵山為腳，鑄銅為二麒麟，以鎮四方。上有銅盤，經三丈。蛟龍人立，兩足捧大火珠，望之如日初出。鑄文於柱曰：大周萬國述德天樞。後開元中推倒，銅入上方。（出《大唐新語》）

許敬宗

唐許敬宗奢豪。嘗造飛樓七十間，令妓女走馬於其上，以為戲樂。（出《獨異記》）

張易之

張易之為母阿臧造七寶帳，金銀珠玉寶貝之類，罔不畢萃。曠古以來，未曾聞見。鋪象牙床，織犀角簟，鼉貂之褥，蛭蟲之耗，汾晉之龍順、臨河之鳳翮以為席。阿臧與鳳閣侍郎李迥秀私通，逼之也。以鴛鴦盞一雙共飲，取其常相逐。迥秀畏其盛，嫌其老，乃荒飲無度，昏醉是務，常頻喚不覺。出為恒州刺史。易之敗，阿臧入官。迥秀被坐，降為衛州長史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宗楚客

宗楚客造一宅新成，皆是文柏為梁，沉香和紅粉以泥壁，開門則香氣蓬勃。磨文石為階砌及地，著吉莫靴者，行則仰僕。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賊萬餘貫，兄弟配流。太平公主就其宅看，歎曰：「觀其行坐處，我等虛生浪死！」一年，迫人為鳳閣侍郎。景龍中，為中書令。韋民之敗被誅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安樂公主

洛州昭成佛寺，有安樂公主造百寶香炉。高三尺，開四門。絳橋勾欄，花草飛禽走獸，諸天妓樂，麒麟鸞鳳，白鶴飛仙。絲來線去，鬼出神入。隱起鈿鏤，窈窕便娟。真珠瑪瑙，琉璃琥珀，頗梨珊瑚，車渠琬琰，一切寶貝，用錢三萬，庫藏之物，盡於是矣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又安樂公主改為悖逆庶人，奪百姓莊田，造定昆池四十九里，直抵南山，擬昆明池。累石為山，以象華嶽。引水為澗，以象天津。飛閣步簷，斜牆磴道，被以錦繡，畫以丹青，飾以金銀，瑩以珠玉。又為九曲流杯池，作石蓮花台，泉於台中流出。窮天下之壯麗，言之難盡。悖逆之敗，配入司農。每日士女遊觀，車馬填咽。奉敕，輒到者，它人解見任，凡人決一頓，乃止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又安樂公主造百鳥毛裙，以後百官百姓家效之。山林奇禽異獸，搜山蕩谷，掃地無遺。至於網羅，殺獲無數。開元中，焚寶器於殿前，禁人服珠玉金銀羅綺之屬，於是彩捕乃止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楊慎交

景龍中，妃主家競為奢侈。駙馬楊慎交、武崇訓至以油灑地，築球場。（出《國史異纂》）

唐睿宗

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夜，於京師安福門外，作燈輪高二十丈。被以錦綺，飾以金銀。燃五萬盞燈，俱（俱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）豎之如花樹。宮女千數，衣綺羅，曳錦繡，耀珠翠。施香粉。一花冠，一巾帔，皆至萬錢。裝束一妓女，皆至三百貫。妙簡長安萬年縣年少婦女千餘人，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。於燈下踏歌三日夜。觀樂之極，未始有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玄宗

玄宗幸華清宮。新廣湯池，製作宏麗。安祿山於范陽，以白玉為魚龍鳧雁，仍為石樑及石蓮花以獻。雕鑄巧妙，殆非人功。上大悅，命陳於湯中，又以石樑橫互湯上，而蓮花才出於水際。上因幸華清宮。至其所，解衣將入。而魚龍鳧雁，皆若奮鱗舉翼，狀欲飛動。上甚恐，遽命撤去，其蓮花至今猶存。又嘗於宮中置長湯屋數十間，環回瑩以文石。為銀鏤漆船及白香木船，置於其中。至於楫櫓，皆飾以珠玉。又於湯中，壘瑟瑟及沉香為山，以狀瀛洲方丈。上將幸華清宮，貴妃姊妹競飾車服。為一犢車，飾以金翠，間以珠玉。一車之費，不啻數十萬貫。既而重甚，牛不能引。因復上聞，請各乘馬。於是競購名馬，以黃金為銜蹶，（蹶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組繡為障泥。共會於國忠宅，將同入禁中。炳炳照燭，觀者如堵。自國忠宅至於城東南隅，僕御車馬，紛紜其間。國忠方與客坐於門下，指而謂客曰：「某家起於細微，因緣椒房之親，以至於此。吾今未知稅駕之所，念終不能致令名，要當取樂於富貴耳。」由是驕奢僭侈之態紛然，而味處滿持盈之道矣。太平公主玉葉冠，虢國夫人夜光枕，楊國忠鎖子帳，皆稀代之寶，不能計其直。（出《明皇雜錄》）

虢國夫人

楊貴妃姊虢國夫人，恩寵一時。大治第宅，棟宇之盛，舉無與比。所居韋嗣（「嗣」原作「副」，據黃本改。）立舊宅。韋氏諸子方午偃息於堂廡間，忽見婦人衣黃羅帔衫，降自步輦。有侍婢數十人，笑語自若。謂韋氏諸子曰：「聞此宅欲貨，其價幾何？」韋氏降階曰：「先人舊廬，所未忍舍。」語未畢，有工數百人，登東西廂，撤其瓦木。韋氏諸子乃率家童，挈其琴書，委於路中。而授韋氏隙池十數畝，其宅一無所貯。虢國中堂既成，召匠汗鍰。授二百萬貫其值，而復以金盞瑟瑟三斗為賞。後曾有暴風拔樹，委其堂上。已而視之，略無所傷。既撤瓦以觀之，皆乘以木瓦。其製作精緻，皆此類也。虢國每入禁中，常乘驄馬，使小黃門御。紫驄之俊健，黃門之端秀，皆冠絕一時。（出《明皇雜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